

僚機立大功——梁金中

· 王立楨 ·



一甲子前的一場空戰

飛在三萬七千呎的高空，梁金中坐在座艙裡，看著四周的十四架飛機以疏開隊形飛在藍天白雲之間，那種壯觀的景象實在讓他感到激動。那不是他第一次參與這種大兵力的空中編隊，但是，以前的那些大編隊只是為了顯示壯大的軍容，而這一次卻是真的上戰場，所有參與人員都是抱持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態，對

著他們的目標——汕頭附近的澄海機場前進。那天是民國四十七年九月八日，「八二三」砲戰開始之後的第十六天！

中共對金門砲擊的兇猛程度，前所未見，所以國防部急於知道中共在大陸沿海地區的兵力佈署，以研判他們最終的目的，究竟只是金、馬地區，還是覬覦臺灣本島，而這項重要任務就落在空軍偵照部隊的肩上。九月八日那天，梁金中所參與的任務就是執行對澄海機場的偵照任務！

當天任務前的提示，第五大隊大隊長董啓恆上校也在場，他特別在提示完畢後對所有飛行員表示，掩護偵察是當天任務中最重要的環節，務必讓偵察機安全地將偵照成果帶回本島。因此，擔任直接掩護的四架飛機，絕對不可以在敵機前來攔截時，將偵察機丟開而參入纏鬥，那樣即使擊落敵機，回來之後也會交軍法處理。

那次任務如此重要，被選定執行任務的飛行員都是由大隊長與第二十六中隊中隊長商量後而決定的，當天的人員布署如下：

第十二中隊派出兩架RF-84F型偵察機，領隊由中隊長李盛林中校親自擔任，僚機是傅振華中尉。

直接掩護分隊是F-86F型機四架

，領隊是第二十六隊副隊長李忠立少校，二號機是尹滿榮少尉，三號機是林宗和上尉，四號機是潘輔德中尉。

另外有兩個分隊八架F-86F型機擔任誘敵及高空掩護，這八架飛機的總領隊，同時也是第一分隊的領隊是余鍾禔少校，二號機是朱偉明中尉，三號機是秦秉鈞上尉，四號機是劉文綱中尉；第二分隊領隊是劉憲武上尉，二號機是梁金中中尉，三號機是李貽鈞上尉，四號機是王濤中尉。

這十四位出征的飛行員中，有一半的成員都是中、少尉低階飛行員，這些二十出頭歲的年輕軍官雖然經驗有限，但是他們的訓練卻是相當紮實，技術也非常優秀，因此特別被挑選出來執行這項任務。

除了人員是經由長官指定之外，所使用的飛機也經過特別挑選，當時每個中隊的編制是二十四架F-86F型軍刀機，而那些飛機中僅有少數是有前緣翼縫的機型。有前緣翼縫的飛機在纏鬥上較為靈活，所以大隊部指定擔任這次任務的掩護飛機，必須全部都是前緣翼縫的機型，為此大隊維修科還特別由其他中隊挑了幾架有前緣翼縫的飛機前來支援。

這次任務派出十二架戰鬥機去掩護兩架偵察機，梁金中認為，上級絕

對是希望在掩護過程中，以強大的兵力擊潰前來攔截的敵機，這樣不但可以展示我方在海峽上空的制空權，同時也可以在中共瘋狂砲擊金門的關鍵時刻，提高全國軍民士氣。

其實，遠在八二三砲戰的前兩個月，梁金中就已感覺到海峽上空那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氣息，先是第十二中隊的金懋昶上尉在六月十七日偵察福建連城、長汀一帶時，遭中共米格十七型機攔截，於武夷山脈中撞山陣亡。一個多月後，七月二十九日一大隊四架F-84C型機在執行大陸沿海偵巡任務時，遭共軍米格十七型機偷襲，長機劉景泉少校被擊傷後跳傘獲救，二號機任祖謀中尉被擊落殉職。復於八月七日，第五大隊的副大隊長汪夢泉中校率隊執行巡邏任務時，與共軍遭遇，短暫纏鬥後，汪夢泉中校的座機被砲彈擊傷。

八月十三日那天，梁金中正在臺北新生社休假，當天一早新生社負責人就對所有住在那裡的軍士官宣布，「國防部已取消所有軍人的休假，大家務必在最短時間內回到各自的部隊。」以前從沒遇過這樣的狀況，他意識到一定是有重要事件發生了，遂攔下所有約會，急急的趕回基地。

那天梁金中回到基地向隊長報到

後，發現他已經被排到第二天清晨的五分鐘警戒，當時中隊的作戰官小聲地對他說了一句：「明天會有特別情況。」他聽了之後頓然了解，原來真的有事發生了。

梁金中雖然沒有多問任何有關任務上的細節，不過他卻將第二天任務組員的名字看了一遍，名單上註明了擔任五分鐘警戒的領隊是李忠立少校，二號機是尹滿榮少尉，三號機是秦秉鈞上尉，四號機是潘輔德中尉。十五分鐘警戒的領隊是劉憲武上尉，二號機是梁金中中尉，三號機是劉光燦上尉，四號機是劉文綱中尉。

第二天一早，警戒室裡擔任五分鐘警戒的領隊李忠立少校做完提示後，特別向所有擔任警戒的飛行員說了一句：「今天是空軍節，你們可不要在今天給我漏氣！」大家聽了都笑了。年輕的飛行軍官有的是膽子，雖然前一陣子聽到的都是負面消息，但是他們卻希望能有機會來證明自己的能耐，而那天正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九點鐘剛過，警戒室的那個紅色電話響了，戰管下令五分鐘警戒提升至三分鐘警戒，四位飛行員進入座艙待命，擔任十五分鐘警戒的四位飛行員也提升至五分鐘警戒。五分鐘警戒的四位飛行員剛坐進座艙，就聽見緊

急起飛的警鈴響起，在地勤人員的協助下，那四架軍刀機很快地啟動發動機，進入跑道，凌空而去。

李忠立那四架飛機剛剛起飛，警戒室的警鈴再度響起，梁金中跑出警戒室，衝向自己的座機時，突然想起前一天作戰官對他說的一「會有特別情況」一事，看來還真是不假！

第二批四架飛機起飛後，在戰管引導下與第一批四架飛機會合，然後八架飛機在李忠立少校的率領下，按照戰管的指示往平潭島方向飛去。

然梁金中還沒等到任何情況發生，他的飛機竟出了狀況，先是座艙罩內開始結霧，他將除霧器打開，但是絲毫起不了作用，繼而隨著飛機繼續爬高，那些在座艙罩上的霧很快變成了霜，擋住了對外視線，讓他只能模糊的看到編隊中其它飛機的影子。他知道起霧的成因是增壓系統故障，於是立刻向長機報告。李忠立少校聽到報告，轉頭向後一看，只見梁金中那架飛機的座艙罩已成乳白色，這種狀況不但無法作戰，連繼續編隊飛行都很危險了，於是下令梁金中返航！

梁金中將飛機由編隊中脫離，然後調轉機頭向桃園基地飛去，座艙罩上的霜在他降低高度後，逐漸化去，於是他將飛機保持在五千呎的高度回

飛。回飛的路上，他陸續聽到長機下令試槍及丟副油箱的命令，他心中相當懊惱，就因飛機故障，讓他錯失了一個在藍天中殺敵致果的機會。

那天，兩批緊急起飛的飛機在平潭上空與中共的米格十七型機群遭遇，激戰後，李忠立少校及秦秉鈞上尉各擊落一架，潘輔德中尉與尹滿榮少尉聯合擊落一架，成就了空軍第二個「八一四」大捷，國防部於第一時間發佈捷報，《中央日報》更發出號外，對社會大眾宣布這項振奮的消息。

但在大家歡欣慶祝這場勝利的背後，卻有一件事沒向國人宣布，那就是劉憲武少校那個分隊中的三號機，劉光燦上尉沒有回來。空軍總部發布的新聞稿中，載明出動八架飛機，一架飛機於起飛不久後，因座艙增壓系統發生故障，脫離編隊返航；然而，並沒未說明梁金中是那位返航的飛行員，反倒將他列為參戰的七位飛行員之一。

這種移花接木的手法讓梁金中感到相當無奈，但是真正讓他感到心痛的是劉光燦上尉的失蹤。空戰時，每個人都只注意到自己的長機或是追逐的目標，而劉光燦上尉的僚機劉文綱中尉，在梁金中中尉返航後，被李忠立少校指定取代梁金中中尉的位置，

作劉憲武少校的僚機，因此，劉光燦上尉在失去僚機掩護的情況下，沒人注意到他發生了什麼事，一直到空戰結束集合時，大家才發現劉光燦上尉失蹤了。這個不幸的消息令人感到惋惜，也讓梁金中了解到空戰中，僚機與長機互相支援、掩護的重要性。

「八一四」之後，海峽上空的緊張氣氛與日俱增，幾乎每天的巡邏任務都有敵情，跑道頭的警戒機群也由八架增加到十六架。那時所有的訓練都已停止，只要飛機起飛就是執行作戰任務。

八月二十五日那天，第五大隊的蔣天恩中校與顧樹庠少校兩人，在掩護金門運補任務中擊落兩架敵機，這使第五大隊的士氣高到爆表，每個人都爭先恐後要求擔任出擊任務。

梁金中那時雖然幾乎每隔一、兩天就被派到巡邏與掩護的任務，但是始終沒有機會與敵機遭遇，直到九月八日那天……

上午十一點，擔任高空掩護的八架飛機先行起飛，這次與平常一般作戰任務不同，起飛後不往西出海，而是向戰管報到後立刻迴轉，在本島上空向南飛。三分鐘後，兩架偵察機與四架擔任直接掩護的飛機起飛，同樣也是起飛後迴轉向南飛。

先後兩批飛機在戰管引導下，在臺中南部會合，在嘉義附近出海，直對著目標快速飛去。

當這十四架飛機在臺灣海峽上空對著汕頭飛去時，梁金中在座艙中不停的向四下尋索敵情；然而，中共方面卻一點反應都沒有，不但空中沒有任何敵機的影子，戰管的雷達上也沒有看到任何敵機的動靜。

機頭正前方出現了一個島嶼，梁金中知道那是汕頭外圍的南澳島，當天的目標就是在汕頭西北方五十哩的澄海機場。他看著兩架偵察機及四架直接掩護的軍刀機飛越南澳島，直對著澄海機場飛去。

那時不但空中沒有飛機來攔截，地面的防空砲火也沒有任何動靜。這種不尋常的安靜，像是暴風雨前的寧靜，雖然他期盼著能與米格十七型機遭遇，但這種避而不出的戰術，卻讓梁金中感到毛骨悚然。

偵察機順利通過澄海機場上空，將地面的情形攝入底片後，轉向回航；然而，正當掩護機群也跟著轉向之際，戰管通知他們有一批敵機由他們的左後方快速追來。

知道敵機來襲，梁金中反而鬆了一口氣。原來對方是預備在軍刀機返航之際才出手，這樣他們所面對的是

已經燒掉一大半燃油的軍刀機，無法與他們做持久的纏鬥！

擔任高空掩護的領隊余鐘禔在知道敵機在向他們追來時，沒有做出任何接敵的指示，僅是讓所有的僚機注意左後方，同時繼續伴飛偵察機往臺灣本島返航，畢竟掩護是這次任務最主要的目的！

戰管持續報出敵機位置，最初是每接近四哩報一次，到接近某一距離時，則改成每兩哩報一次。梁金中在座艙裡不斷回頭往左後方看，映入眼中的藍天白雲是那麼的祥和，沒有任何敵機的蹤影。

當戰管報出敵機已接近到十哩時，那是用肉眼就可以看到的距離，梁金中的眼球幾乎要爆出血眼似的，對著左後方一吋一吋的尋找，他終於在左後方天地線稍低的地方，看到了幾個小黑點，那無疑的就是向他們追來的米格十七型機，他隨即按下通話按鈕，向長機報告目視狀況：「Bogge 8 o'clock low（敵機在八點鐘下方）。」

總領隊余鐘禔少校聽到梁金中的報告後，很快的也看到了那批向他們快速接近的敵機，於是向戰管報告：「目視敵機」。

戰管聽到掩護機群已經看到敵機

後，就停止管制，由總領隊余鐘禔少校開始指揮掩護機群。他下令擔任高空掩護的八架飛機調轉機頭，與敵機成對頭方式，同時並下令將副油箱拋棄。軍刀機丟掉了翼下的兩個油箱後，減輕了不少負擔，頓時變得更輕巧靈活。

擔任直接掩護的四架軍刀機則繼續緊跟著那兩架偵察機。就任務來說，將偵察機機腹中的底片安全護送回本島，比擊落敵機更為重要！

梁金中隨著長機轉過頭後，發現那些小黑點已經變成銀光閃閃的米格十七型機，且那些米格機的機頭還冒著火光，顯然他們已經開始對開砲了。雖然梁金中知道那時他們尚未進入米格十七型機的射程，但是看著那些對頭開砲的敵機，頸後的毛髮全豎了起來，他知道今天有人回不了家了！

很快的，那批米格十七型機就與我國的八架軍刀機對頭通過了，就在通過的那一剎那，總領隊余鐘禔少校猛然拉起機頭，開始反轉。他這敏捷的動作立刻拉開了戰鬥的序幕，其它幾架軍刀機也隨著他的動作開始反轉。梁金中隨著他自己的長機劉憲武上尉轉過來之後，發現天空中似乎全是飛機，中共的米格十七型機在數量上遠遠多過軍刀機，但那時已無暇去算

到底有幾架敵機了，且八架與十八架是沒有太大分別的。

梁金中看到總領隊余鐘禔已經追上了他右側的一架米格十七型機，他自己的長機劉憲武上尉則開始追擊左側的兩架敵機，梁金中緊緊跟在他的左側，掩護他的後面。就在他看到劉憲武前面兩架敵機中的一架，開始向左脫離時，他直覺的想將自己的飛機拉開去追擊那架飛機，但是他突然想起了「八一四」那天沒有回來的劉光燦上尉，當下他清楚確定了自己的責任是掩護長機，合作的團隊才有致勝的希望，於是他將注意力重新放到後側的左右兩方，確定沒有其他敵機會從後方偷襲。

因為梁金中飛在劉憲武左邊，所以必須注意由左方來的敵機。就在梁金中隨著劉憲武的飛機在空中穿梭時，他突然由眼角余光看到左上方似乎有一架飛機正對著他衝來，自衛的本能讓他猛然向左後拉桿，飛機立刻向左上方轉去。

那時他想，如果那架敵機的目標是長機劉憲武的話，那麼他拉開之後，還可以做一個右桶滾，滾到那架敵機的後面，去替長機解圍；如果那架敵機是想攻擊他的話，那麼他轉向左上方，也算是暫時躲過了一擊，而最

重要的是，他這樣猛然向左拉升，他想他的長機劉憲武應該可以看到敵機，且長機也可以知道僚機已經轉走。

很快的，梁金中發現那架敵機跟著自己轉了過來，於是他加強了駕駛桿後拽的力量，飛機瞬間達到七個G，他被那強大的G力壓在座位上，沈重的頭盔壓在他頭上，他的頸部承受著極為巨大的壓力，帶桿的右臂也因用力過猛而感到酸麻；但是他絲毫不敢放鬆帶桿的力道，因為他知道敵機一定要將飛機帶過七個G才能跟住，且他深知米格十七型機的火力控制系统還是老式的瞄準器，飛行員必須自己算出開砲的前置量，在這種大G轉彎的情況下，梁金中很肯定那位敵機的飛行員絕對無法對他瞄準開砲。

梁金中的頸部在頭與頭盔的重大壓力下，讓他幾乎無法動彈，但他仍奮力轉頭瞄了一下，發現那架敵機已經被甩到外圈；於是他收小油門，放出減速板，這突然的減速將敵機甩到更外圈，這時他再將減速板收上，同時反桿反舵，讓飛機反轉，這是企圖由劣勢轉為優勢的剪型動作。

那位敵機的飛行員似乎對這種纏鬥技巧不太熟悉，也不知道是慌亂，還是緊張，他竟然沒有收上減速板，少了這個動作就大大降低了飛機的靈

活度，在這種情況下，那架敵機只與梁金中交叉對頭兩次，就衝到他的前面去了。

就在那時，梁金中突然從耳機中聽到長機劉憲武的聲音：「梁金中，誰在前面？」聽到劉憲武的聲音，梁金中非常高興，因為那代表著在梁金中脫離後，劉憲武並未受到任何其它敵機由後方的偷襲，雖然那時劉憲武說話的口氣有些急，但梁金中仍然感受到了那股關懷；但梁金中當時正與那架米格十七型機做生死纏鬥，根本無法多說任何話，只是簡短的回答了一個字：「他！」

其實，劉憲武在前幾分鐘內已經擊落了兩架敵機，飛機的燃油剩下不到七百磅，他四下尋找他的僚機梁金中，在遠遠的天際看到了兩架糾纏中的飛機，他一時看不出來誰佔上風，便開口問，等到梁金中回覆飛在米格十七型機後方，劉憲武知道以梁金中的技術，擊落那架敵機應該是沒問題的事，於是他調轉機頭向本島返航。那時劉憲武的油量已不夠讓他飛返桃園了，僅能勉強支撐到臺南，所以他必須立刻離開戰場。

而梁金中在轉到那架米格十七的後面之後，也知道他必須儘快開槍，才能及早離開戰場，因為他自己的油

量也已經很低了。

那時兩架飛機間的距離大概只有五、六百呎左右，且兩架飛機的速度幾乎是相同的，所以兩機之間沒有任何接近率，梁金中於是先扣了一下扳機，看到那些子彈中的曳光彈直射向敵機的左翼，他略做修正，將雷達光圈中心點對向敵機尾部，然後再度扣下扳機，他清楚看見子彈打進了敵機的尾管與張開狀態的減速板。敵機尾管隨即閃出火光，並噴出一些碎片，引擎無疑已經重創，接著右翼也開始冒煙。梁金中本想再開槍，但看到敵機開始向右邊下墜，心想，這可能是敵機飛行員已中彈失能，於是梁金中並未繼續射擊，左手將油門推桿推上，由那架正在墜落的敵機左側拉開。通過那架敵機時，梁金中看了那架敵機一眼，並希望座艙裡頭的飛行員有機會跳傘。

梁金中與敵機拉開距離後，先推頭進入一層薄雲層下方，檢查飛機儀表和油量，他發現他正在汕頭附近的上空，那時油表只剩六百餘磅，根本不夠他返回本場，遂決定先飛離中國大陸上空，再來盤算飛馬公或是臺南，於是他迅速地對著東方爬升。

油箱幾乎空了的軍刀機在全推力下爬高的很快，轉眼梁金中就已爬到

了三萬多呎，離開大陸海岸不久就看到了馬公。他本想在那落地，但是想到馬公機場沒有軍刀機的地面裝備，必須大費周章的用空運機將裝備空運到那裡，才能重新啟動飛機，且那時還有兩百多磅的燃油，於是決定繼續飛往臺南。

剛過馬公不久，梁金中看到西南方有四條白色凝結尾，同時耳機中又傳出第三大隊第八中隊陳景春隊長的声音：「梁金中，我是陳景春，不要怕，我們已經看到你了。」原來在余鐘禔這批飛機接敵之初，戰管就下令屏東第三大隊擔任警戒的飛機升空，前去支援。

梁金中兩年前在屏東接受軍刀機換裝訓練時，曾受教於陳隊長，因此當他聽到陳隊長這句關懷的話語時，除了感到溫心外，更體會到這次任務真是空軍大團隊的作戰，而真正的主角就是那兩架只有相機沒有武裝的偵察機。

梁金中在接近臺南機場時，將通訊波道換成塔臺波道，那時他聽到了他的長機劉憲武正在左邊迫降航線上；於是梁金中通知塔臺他也將通過跑道上空後，進入迫降航線。

飛機進入本島上空時，梁金中低頭查看儀表，油量錶的指示讓他嚇了

一跳，因為那是他第一次在飛行中油量表指在零的位置！他心中很明白飛機隨時可能熄火，但是他除了依照規定飛迫降航線進場外，只能隨時準備應付飛機熄火之後的狀況。

最後就當他轉入五邊後不久，飛機停車了，那時他知道藉著飛機的餘速與高度，他可以將那一萬多磅的軍刀機當成滑翔機，飄降進場降落。

落地後，他用飛機的餘速將飛機滑出跑道，然後等待拖車前來將飛機拖回停機坪。事後檢查飛機時，發現左機翼前緣有一小孔，經維修部門鑑定，可能在射擊敵機時距離太近，被敵機碎片撞擊。看著那個小洞，梁金中覺得他真是幸運，那個碎片沒有被吸入進氣口內。

他事後深覺慶幸，還好當時他理性的實施射擊，並在看到敵機中彈冒煙後停止射擊；倘若當時他很情緒化的狠扣扳機，也可能因敵機中彈過多，爆出更多碎片，造成自己的座機被多數飛出的碎片擊中，讓那場空戰有了截然不同的結局！

那天那兩架偵察機成功拍攝到澄海機場的空拍相片，而擔任高空掩護的機群，也創下擊落五架敵機的紀錄（劉憲武上尉擊落兩架，余鐘禔少校、秦秉鈞上尉、梁金中中尉各擊落一

架，朱偉明中尉可能擊落一架），是一次完全成功的作戰任務！

「九八」空戰之後，海峽上空又在九月十八日、九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五日及十月十日發生了四場空戰（註），尤其是九月二十四日的那場空戰中，響尾蛇飛彈第一次在空戰中被運用，造就了十比零的輝煌紀錄。

本月正是「九八」空戰六十週年的紀念時刻，滿頭白髮的梁金中教官回憶起當初空戰的情形時，他想的不再是空戰的細節，而是那場空戰的後續影響。他覺得在那些空戰中，空軍成功的將中共企圖「解放臺灣」的野心拒止在海峽的彼端，這對日後中華民國的安定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作為一個空軍老兵，他知道他曾為國家盡過一份力量。

註：「九八」澄海空戰後，依官方紀錄尚有九月十八日金門圍頭空戰、金門南十湮空戰，九月二十日金門圍頭附近空戰，九月二十四日溫州灣空戰、鎮海角東空戰與南澳空戰，十月十日馬祖空戰等八場戰役。

備考：本文轉載自遠流出版社，《我以我血獻青天：十三位國軍飛行員的故事Ⅳ》中〈僚機立大功：梁金中中尉〉乙文。